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2004 年获奖作品集

(最新版)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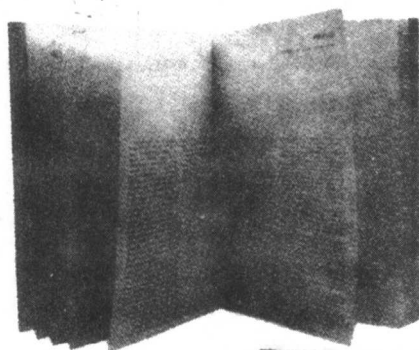
2207.5
899

102114

小说月报

2004 年获奖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 2004 年获奖作品集/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
编。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3

ISBN 7-5306-3669-3.

I.小… II.小…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31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bb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600 千字

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 定价:29.8 元

小说月报

2004 年作品集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| 衣向东小传 | |
| 2 | 过滤的阳光 | 衣 向 东 |
| 56 | 生活宜粗不宜细 | 衣 向 东 |
| | 阎真小传 | |
| 58 | 沧浪之水 | 阎 真 |
| | 毕淑敏小传 | |
| 78 | 藏红花 | 毕淑敏 |
| | 石钟山小传 | |
| 98 | 机关物语 | 石 钟 山 |
| | 贾平凹小传 | |
| 139 | 鸡窝洼的人家 | 贾 平 凹 |
| | 苏童小传 | |
| 256 | 人民的鱼 | 苏 童 |
| | 王安忆小传 | |
| 271 | 民工刘建华 | 王 安 忆 |

276 要说爱你不容易 王安忆

潘军小传

278 合同婚姻 潘 军

梁晓声小传

334 民选 梁晓声

赵凝小传

384 女人胸口的火山 赵 凝

阿来小传

443 遥远的温泉 阿 来

莫言小传

515 冰雪美人 莫 言

铁凝小传

538 有客来兮 铁 凝

陈忠实小传

558 腊月的事 陈忠实

阎连科小传

582 三棒槌 阎连科

王朔小传

596 橡皮人 王 朔

衣向东小传

衣向东,男,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,1982年12月入伍,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已出版小说集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老营盘》、《吹满风的山谷》,长篇小说《一路兵歌》、《第一练习》等。中篇小说《吹满风的山谷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、第六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;中篇小说《初三初四看月亮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;短篇小说《列兵的回忆》获第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;中篇小说《老营盘》获第四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;电视剧《小点》获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过滤的阳光

衣向东

1

无风的夜晚,雪下得格外欢畅,在寂静的黑暗里,细软地覆盖了东边那座圆锥形的山丘和山丘下面的那个山村,覆盖了山村夜晚一些本该有的声音。那些看家狗们也一声不叫了,离开了蹲守的门户,夹着饥饿的肚皮,在雪地上盲目地跑跑停停,偶尔会竖起耳朵,对着孤独地立在黑暗中的树木,很不理解地呆呆出神。

这座圆锥形的山丘叫釜甑山,山下面的村子就叫釜甑村。在村子北边最后一排村舍中,有三间低矮的瓦房被厚重的积雪压迫着,雪花扑打着干裂的窗户纸,发出沙沙的声向。

三间低矮的瓦房内,也有一团人体散发出的温暖,在一团温暖里,也响着一个男人的鼾声,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。大多数的夜晚,父亲的鼾声响在别处,三间小屋子因为少了这样有力度的鼾声而降低了不少的温度。

父亲在外面一所学校里教书,后来还当上了校长。那时候在我眼里,当校长的父亲远不如邻居重阳和立秋的农民父亲神气,重阳的父亲经常带着重阳去山里追赶野兔,去屋檐下掏鸟窝,立秋的父亲给立秋制作了滑冰车和多棱镜,而我的父亲很少呆在我们身边,他星期六的晚上回家,星期天的晚上离去,把许多农活都留给我们。

父亲回来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家里突然显得拥挤起来，似乎一下子增添了很多东西，仔细看看，也就多了父亲这么个人。

但是多了父亲这么个人，三间低矮的瓦房就觉得满当当的了。

最初父亲还不会喝酒的时候，我和姐姐都喜欢父亲回来的这个晚上，这倒不是因为屋子显得满当了许多，而是我们饭桌上的食物一定会丰富起来。

只是，父亲每次回来的那个晚上，母亲就突然变得凶巴巴的，黑夜还没有完全聚拢起来，她就像把鸡鸭赶进窝里似的，把我和姐姐赶进被窝，逼着我们快点闭上眼睛。母亲那种火烧火燎的样子，反而让我觉得好奇，我总是从被窝探出头，偷偷看着父亲那张陌生的面孔。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，瘦长的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忧郁，衣服穿得朴素整洁，一边倒的头发梳理得很有秩序。他常常坐在土炕边上，看着母亲收拾屋子，或者做一些针线活，那样子像家里来访的客人。

他就是我的父亲？你怎么不像别人的父亲呢？我经常看着他想。

这个雪夜，父亲回家了，像往常一样，母亲很早就吹灭了油灯，让黑暗占据了狭窄的屋子。我听到我们粗粗细细的喘息声，在黑暗里一起一伏的。粗粗细细的喘息声中，屋子里的空气渐渐浓稠起来，渐渐地升着温，而我也渐渐地滑到了黑暗的深处。

到了后半夜，我被母亲的一声惊叫吓醒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睁着惺忪的眼睛看着坐起来的母亲。窗外的飞雪已经停止了，把一片银白的光映照进屋子里。在银白的光里，父亲仰起裸着的身子，警觉地四下看着，说，什么什么？在哪里呀？

母亲紧紧裹着棉被，伸出一只手指着黑暗处的一点，说你

你看，顺儿就蹲在那里！母亲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味道，仿佛嗓子里被堵塞了什么东西，她在堵塞中费力地挤出了一丝沙哑的声音。

父亲点亮了油灯，油灯在深夜显得比往常亮了几倍，母亲伸手指点的地方，什么也没有。父亲对母亲说，你又做梦了？父亲说完叹息一声，吹灭了油灯。

但是母亲又在黑暗里尖叫起来，你看你看，顺儿就蹲在那里你怎么看不见！

这次父亲有些慌张了，他仓促地去点油灯时，不小心把油灯碰翻了。油灯亮起来，母亲脸色苍白地缩在墙角里，浑身打颤。父亲怔怔地看着母亲指点的地方，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，你是幻觉吧？顺儿怎么能……父亲发现我和姐姐都惊恐地从被窝探出头来，就平静了一下情绪，说你们不睡觉干啥？睡吧没事，你妈做了个噩梦。

我急忙把头缩进被窝里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屋子里橘黄色的灯光把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投在我头顶对面的墙壁上，油灯的火焰冷不了地闪爆一下，把混在灯油里的杂质炸裂开，墙上的两个影子也便跟着抖动一下。这时候，橘黄色的灯光里透出一种神秘感，灯光的色泽浓稠了许多，时间也像一块软化了了的橡皮糖，越拉越长了。我屏息呼吸，耳朵听着屋子里细小的动静，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寂静中，我分辨着父亲、母亲和姐姐的喘息声，我细听着自己的耳朵里发出的金属敲击声，就像手表里齿轮转动时发出的铃声，虽细小却强劲而富有穿透力。

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又松弛了呼吸，慢慢地喘息了。

父亲和母亲在灯光里对坐了很久，父亲一直瞅着母亲指点的地方，瞅着瞅着，也便发现有个黑影蹲在那里，仔细看时，

那黑影便倏地不见了，他就感到身上有些冷，起身去木柜里拿出一瓶烧酒喝起来。那时候父亲还不会喝酒，我在被窝里听到了他被烧酒呛得咳嗽起来，随即一股浓烈的酒精气味在屋子里漫溢开。

2

叫顺儿的人是我的哥哥，是父亲和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孩子，一周岁的时候就死掉了。哥哥死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正闹着离婚，按照母亲的说法，我的哥哥是被父亲害死的。一次，母亲跟父亲在屋子里吵架，父亲怒气冲冲地跟母亲争辩着，后来母亲突然放声大哭，嘴里喊叫着我的哥哥顺儿的名字，父亲仿佛遭了霜打的茄子，突然软了下去，顺手闩上门，把我和姐姐闩在门外。里面的吵架声渐渐平息下去，母亲唏嘘着，开始数落着父亲的过错，都是一些与哥哥有关的话题。我从门缝朝里窥视，竟看到父亲跪在母亲面前，噙着满眼的泪水，一言不发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对于我哥哥的死，从来没有做过辩解，一生就背着这样一个罪名生活着。

细长的门缝拉长了父亲的脸和他弯着的腰，也使父亲变得遥远而弱小了。

后来，我听了村里年长者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讲述，大致了解了哥哥的死因。据说，母亲年轻的时候，在一个乡村剧团里唱戏，一次到父亲的村子里唱《三姑闹婚》，唱得很出色，我奶奶得知这个水灵灵的女孩子还没有许人，就急忙托了媒人去说亲。

父亲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，母亲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就被他迷住了，应该说被父亲迷住的女孩子不止母亲一个人，这不能算母亲的错误。母亲和父亲认识半年就结婚了，当时两个人都才二十岁，父亲还在中学读书。

我的哥哥出生的时候,父亲中学毕业了,考取了济南的一所大学,当时山村里考出一个大学生,真像鸡窝里飞出了凤凰,在周围的村子里轰动了一阵子。

父亲上大学去了,把母亲和哥哥丢给了我奶奶照料。奶奶看母亲,不再像当初看着《三姑闹婚》里的母亲那样水灵灵的了,在奶奶的眼里,考取大学的父亲就是中了状元,将来要做官发财,使唤丫鬟了。

奶奶开始和母亲吵闹,等到父亲从学校回来,奶奶就死去活来地对他讲述吵闹的原因,说母亲是如何懒惰如何不孝,如何打了她等等,让父亲跟母亲离婚。

据说,父亲刚上大学不久,班里有一个和父亲同乡的女同学,开始拼命追求父亲。男人遇到了追求自己的女人,不管这个女人是否漂亮,他们大多会感到一种满足和愉快,父亲也是这样。况且,母亲和追求他的女同学相比,在姿色上就要逊色许多,更不要说气质了。

闲暇的时候,父亲经常和那个女同学一起去电影院或者马路边,说一些从来没有对母亲说过的词句。

不过,父亲还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,他和女同学说了一些新鲜的词句,只是体会一下另一种感觉,并没有要和母亲离婚的意思。他觉得自己有儿子了,不想让另一个男人去做自己儿子的父亲。

奶奶明白了要让父亲离婚,就不能有这个孩子,她采取了很极端的做法,几乎给母子两人断了粮食,只给少量的红薯干吃,不满周岁的哥哥是吃不进这种东西的,母亲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足,奶水已经枯竭了,哥哥饿得支撑不住时,母亲就跑到邻居那讨要一些吃的。

在寒冬的夜里,奶奶给了母亲一床很窄的棉被,还不能裹住母亲和哥哥的身子,母亲就把哥哥放在自己肚皮上温暖着。

哥哥熬过一周岁之后,只剩下一把骨头,再也熬不住了。

母亲在哥哥死前,曾经在父亲面前列举了一些奶奶的恶毒,父亲并不相信,他觉得母亲是因为和奶奶吵闹了,说了一些无中生有的话,他不相信自己的母亲会有意折腾死她的孙子。因此,即使哥哥死后,父亲也并没有怪罪他的母亲。那时正闹灾荒,一些成年人都在灾荒中死去,孩子死去的就更多了,村庄周围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乱坟岗,因此他认为哥哥死得很正常。

但父亲还是伤心地哭了一场,死去的毕竟是他的儿子呀。母亲因为身体虚弱,哭昏了几次,一直把心哭冷了。

哥哥死后,奶奶再逼着父亲和母亲离婚的时候,父亲的心就动摇了,毕竟学校里有一个很有姿色的女同学拽扯着他。于是,父亲婉转地把奶奶的意思跟母亲说了,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微红着脸,眼睛看着别处,话语疙疙瘩瘩的不太顺畅。父亲没有想到母亲没有丝毫犹豫,就点头同意了,她看着父亲的脸说,明儿去办手续吗?

母亲知道父亲过两天又该返校了,下次回家应该是几个月之后,母亲似乎很理解父亲,说要办明儿就办了,你利利索索地回学校安心读书。这时候的父亲突然有些犹豫了,事情的结局比他想象的快了许多,他抬头看了一眼母亲,目光刚刚触碰到母亲的眼睛,就像被灼烫了似的弹开了。

他沉默了,喘着粗重的气息。很久,终于说,那么明天去看看?

第二天,父亲和母亲走了十八里路,去了人民公社的政府机关,负责办理离婚手续的人却不在,两个人又走了回来。

也许是天意吧,如果那次负责办理离婚手续的人没有外出,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和我的姐姐了。我甚至很极端地想,如果父母亲离了婚,现在的许多家庭都将重新组合,父亲

跟他的女同学结婚,跟他女同学结婚的男人就要去跟另一个女人结合,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说不定去跟一个外国女人搞跨国婚姻了……当然,这些家庭的孩子也不会是今天的这些孩子,今天的这些孩子也不会又组成了今天的新家庭。

父亲和母亲去人民公社办理离婚手续的事情传开后,周围善良的邻居见了父亲,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,把奶奶的对母亲和哥哥使的一些手段讲给他听。一个邻居讲了,父亲感到疑惑,许多个邻居都这么讲,父亲就开始反思了。

返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,父亲认真地向母亲询问了奶奶的一些行为,事实让他感到内疚和震惊。总之,父亲属于那种注重情感的读书人,如果不是这样,他完全可以不顾道德和情感,去享受已经到手的幸福快乐,但是他没有。那天夜里,父亲决定了自己的命运,他把绞绳的一端交给了母亲,把绞绳系着的十字架挂到了自己的脖子上。于是,我和姐姐就在绞绳牵着十字架的戏法中诞生了。

父亲和母亲没有离婚,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,就是父亲返校不久,学校由于饥荒解散了,父亲又回到了乡村小路上,于是奶奶再也没有提及离婚的话题。父亲回到村里当农民、当会计、当团支部书记、当民办教师、当公办教师、当中学校长,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,每一步都那么沉重和艰难。

从今天和历史的视角来看,父亲即使离了婚也无可厚非。至于他离婚或者不离婚,究竟哪一种选择更好,我们无法做出评判。但是就我个人来说,我宁可不出生,也不愿看到一个跪在母亲面前的父亲。

父亲跪在母亲面前的时候,他的腰大幅度地躬着。

父亲在那个雪夜喝酒之后，对酒精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依赖，他开始醉酒了，而且每年的冬季里，他肯定要醉几次，尤其那些落雪的日子里。

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最早的一次醉酒，是在我七岁，距离春节已经不远的一个雪天里。我记不得父亲跟谁喝酒为什么喝酒的，只记得他醉酒后，扛着一把铁锹在大街上东倒西歪地走，嘴里喊叫着说，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！

母亲最初要把父亲拽回家，但是拽了几次都被父亲甩开了。父亲甩动胳膊的时候力气很大，有一次把手甩到母亲的脸上，母亲的脸就红肿起来，但是父亲根本顾及不到母亲的脸色，他要去抓革命促生产了。

父亲朝村外走去，母亲流着眼泪气愤地对我说，丰儿你傻愣着干啥？快跟着他！

父亲的身后，跟着一群孩子和几条狗，热热闹闹的。孩子们不停地把一些雪球抛向父亲，砸在他的头上和脸上，有的把一寸长的小鞭炮点燃了，朝父亲身上甩。父亲笑着，听到鞭炮炸响之后，他就喊一声，“砰”！孩子们也就哄笑一次。

后来，父亲的脚下滑了一下，摔倒在雪地上，开始呕吐起来，在他身后跟了很久的几条狗立即扑上去。孩子们欢叫着，把雪球和鞭炮朝他身上甩去，父亲卧在雪地上，已经没有了抵挡的能力，只是笑着喊叫着。

我冲上去赶开那些孩子，但是赶走了这个又上来了那个，后来孩子们把父亲扔在一边，都朝我围攻上来，把雪球塞进我的后背和裤裆里。我倒在父亲不远的雪地上放声大哭，在我哭喊的时候，父亲却看着我笑个不停。

孩子们终于闹哄够了，索然寡味地离去，只剩下几条狗还

守候在我和父亲躺倒的雪地上。雪耀眼地白,阳光落在雪地上,闪烁出淡黄的光芒。远处的雪地上,有一团热气蒸腾着,不知道是哪条狗屙了屎或者撒了一泡尿。再远处,被雪覆盖着的山坡上,有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走着,像银幕上的皮影人,似乎走起来一颤一颤的。这样的天气里,一定是谁家的父亲正带着他的儿子追猎野兔。

父亲喊叫的声音,被渐渐渗透出的酒力压制了下去,他无力地卧在那里,神志迷迷糊糊的,眼皮开始耷拉下去了。他嘴边的雪,在他呼出的热气蒸腾下,完全融化了,露出黑黝黝的泥土。

这时候,我站起来走到父亲身边,把他的一只胳膊搭在我肩上,吃力地扶起他,将他的半个身子靠在我的脊背上,拖着他回家了。我们一步步朝前挪动,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条很深的沟痕,那是我和父亲磕磕绊绊的双脚犁出来的……

父亲醒酒之后,母亲狠狠地辱骂了他一顿,她说你还算个人哪?你简直就是一条狗,你连条狗都不如!父亲低头听着母亲的辱骂,一声不吭。最后,我听到母亲说,你以后还喝吗?你就不能下狠心戒了?父亲这才动动身子,小声说,要戒也容易,容易的……

然而,春节到来之前,父亲又醉了几次,他烂醉如泥的身体经常靠在我弯曲的脊背上。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,那些和我一样大的孩子,突然嬉笑着对我喊叫“酒鬼”,我恼怒地冲进他们当中,后来不知怎么就被他们打翻在地上,鼻孔里流出了血。

回到家里,母亲看到我的嘴唇红肿着,问怎么回事,我平静地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而在心里,我却狠狠地骂了父亲一声酒鬼。

我们当地的春节,最热闹的是大年三十晚上。对于我们孩子来说,等待了一年的时间,就是等待这个晚上。

白天,父亲和母亲一直忙碌在锅灶前,他们蒸了馍,蒸了包子,蒸了年糕,还在油锅里炸了一些掺着许多淀粉的肉丸子,炸了一些捏造成各种形状的面点心。到了晚上,土炕就像一个火盆,人躺在上面被烤得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温热而略带潮气的屋子里,飘着油炸食品的香气,还有新蒸馍的甜味儿,这些气味也使我难以入睡。而母亲却不停地催促我和姐姐快些睡去,她说你们还在那里翻腾什么?睡晚了半夜起床又困得像癞皮狗儿。

父母在年三十的晚上,总有干不完的事情,他们忙忙碌碌地准备着半夜里要用的物品。在供台上,他们摆放了两个大红蜡烛,要在后半夜村人中的晚辈来拜年时点燃起来,照亮整个屋子。在餐桌上,他们准备了几个凉菜和几种烧酒,准备了茶水和自己油炸的点心,准备了一些劣质的糖块,款待前来拜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。

一切都收拾停当了,他们各自做最后一件事情。母亲把给我和姐姐早就缝制好的新衣服拿出来,摆放在我们的头顶上,等待我们半夜醒来穿在身上。新衣服缝制完的时候,我们曾经试穿了一次,之后母亲就藏了起来,不到这个时候决不会拿出来的。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藏着的鞭炮,这些鞭炮刚买回家的时候,父亲取出几个让我试放了,就神秘地藏了起来,不到这个时候也是决不肯拿出来的。他从鞭炮中精心挑选出一个炮仗,用一根针把炮仗的引信挑开,让引信露出黑色的火药,然后,父亲把这个炮仗放在灶间的门后面竖立着,半夜起床,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燃放这个炮仗,之后去把家门

打开。倘若这个炮仗的声音响得干脆利索,似乎就预示着新的一年开门的吉利,因此父亲在挑选这个炮仗的时候,格外用心。

乡村的拜年活动从后半夜的两点钟就开始了,每个家庭的女人留守在家里,迎接来拜年的晚辈的祝福,男人们除去很年老的、身体有病的,其他都去自己长辈的家里拜年,三岁以上的孩子大都参加了这个类似朝拜的乡村活动。

那年月村里没有一台电视,年轻人只能聚在一起打扑克,凌晨一点钟的时候,他们就在自家的院子里开始燃放鞭炮。

我通常是在两点多钟被母亲叫醒,这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午夜的年夜饭。按照规矩,我和姐姐穿好新衣服,走到父亲母亲面前给他们拜年,姐姐恭恭敬敬地说了爸爸好、妈妈好之后,就轮到我了,但我只叫了一声妈妈好,然后就站着不吭气,垂着头。母亲说,你还没问爸爸好呢,你怎么……傻了呀?爸爸站在我面前,愣愣地看着我,有些吃惊。母亲拽了一下我的胳膊,催促说,快问你爸爸好!我扭了扭脖子,歪头瞅着爸爸说,酒鬼!我刚说完这句话,母亲的巴掌就落在我的脸上,父亲叹息一声就从我身边走开了,对母亲说,你别招惹他了,大过年的让他哭叫呀?

据说这个时辰是不能流泪的,这个时辰流泪了,一整年都晦气,即使家里死了人,也要暂时搁置起来,欢欢喜喜过了年,再把该哭的声音哭出来。母亲也就叹息一声,不跟我较劲了。

挨了一巴掌,我的情绪没有受到多少影响,母亲的巴掌落得很轻。等到父亲走开了,我就跑到院子里,用一根木棍挑了长长的鞭炮燃放,但是我的鞭炮经常被左右邻居孩子们的鞭炮声淹没了。站在院子里,能听清远远近近的村庄传来的鞭炮声,那些很远的声音,听起来像锅里滚沸的稀粥,沉闷而黏稠。